082.6
G22k

10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復程竹盦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銕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57206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磯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疏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楊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軼攷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九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治山祇洹寺碑文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叙

蕉查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淩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緣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邢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郭書屏鸛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羣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箋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衆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阬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研經室三集　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實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嶽以後直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
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
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
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章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
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
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
獨善王羲之書廣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
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
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
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
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
下眞蹟一等更可摩挲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
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啟眞
書門逕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舊稱宣和書譜王導初
師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
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
始爲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
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
法因此大行梁七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
始得而祕之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
二王眞草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
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
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加以眞僞淆雜

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啟云羲之從失郡告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僧智永爲見世南本傳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遒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眞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眞僞見唐書藝文志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惟尊南派故寶裒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於北齊秖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皆爲南朝秘藏北朝世族豈得摩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勅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卽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益鍾

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諸書碑石礧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强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派字跡但一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殘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郤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有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蓍名見于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趙崔悅盧諶魏崔潛崔宏盧偃盧邕崔浩崔簡崔光崔高客崔亮張黎谷渾沈含馨盧元黎廣江強江式江順和屈恒高遵盧伯源崔挺游明根劉芳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夏侯道遷庾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嵩竇遵柳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齊杜弼李鉉張景仁樊遜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繪趙彥深崔季舒蕭慨源楷賈德胄顏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北周龔僊趙文深黎景熙沈遐泉元禮蕭撝薛溫薛慎柳宏裴漢楊素虞世基虞綽盧昌衡趙仲將劉顗房彥謙閻毗竇慶竇璡隋丁道護龐夐侯孝直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邕邈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亦得崔法崔浩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爲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齊末秘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周龔僊趙文淵皆爲名家豈書法遠不及南朝哉我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蕭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變字體王傳云宋文帝謂其迹逾子敬實成南

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
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
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義獻正史具在可按而
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爲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
學秩然乃强使革其祖姓爲後他族可歟北朝諸史
云魏初重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
無遺文尤善草隸崔悦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
悦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
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谷渾善隸
書黎廣從司徒崔浩學楷篆世傳其法高遵頗有筆
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
思穆工隸庾道工草隸王由善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
竇遵善隸篆劉仁之工眞草隸裴敬憲工隸草
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顯兼善草隸楷善草隸
劉逖工草書冀儁善隸書泉元禮頗閑草隸蕭撝善
草隸薛慎善草書柳宏工草隸虞世基善草隸虞綽
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閻毗草隸
尤善竇慶工草隸楊素工草隸竇瑗工草隸凡此各
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
之言皆未足深據其間惟梁王袁本屬南派袁入北
周貴游翕然學袁書趙文淵亦改習袁書然竟無成
至于碑榜王袁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
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袁得其妙故有梁朝
風格據此可見南派八北惟有王袁高祖近在關中
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
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
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書家多爲閣帖所囿且若褉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爲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顓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爭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爲俗書所掩不亦偉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爲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刋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摩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尚若此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眞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末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即嫌飄逸益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日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蹟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郄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絶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尚字全變爲眞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即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甎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厦細旃之上勅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洵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褧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稧聳體棗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唉彭（虞廟堂碑）准（歐虞恭公碑）煞（歐皇甫君碑）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眞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蹟歐陽盎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

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即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爲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爲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爲千古風流此後美質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强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固搥頭魏徵嫵媚殊無學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龍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眞定武本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眞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頫上張金界奴驀異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頜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鉤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羼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妍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眞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固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濠爲骨江左南濛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
迹也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
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
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
撫刻以貽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
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
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
見于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
方折之勢疑卽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
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
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
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
而神讖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
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
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　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畣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
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圓熟與閣帖棗木模棱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眞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即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甎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鈎響搨之本盡一改爲渾圓模棱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郄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已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即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
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
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鉤轉作
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
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
尚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
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八妍
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眞迹
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
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
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矣
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隱然爲
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在至契
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

此甎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
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爲壙匠人寫
坯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
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
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益爲
閣帖所愚蔽者也況眞蹟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
獨此也宋元嘉字甎亦尚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
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轉勾摹可
盡據乎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晉永和九年十月

宋元嘉六年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銕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銕鑊字揭之凡四
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
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
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
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
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鏤

一口用鐵合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

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

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弟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卽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變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即此義也　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著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序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非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鹿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八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

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强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文蒙谷爲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尚瑞符却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民爲緛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

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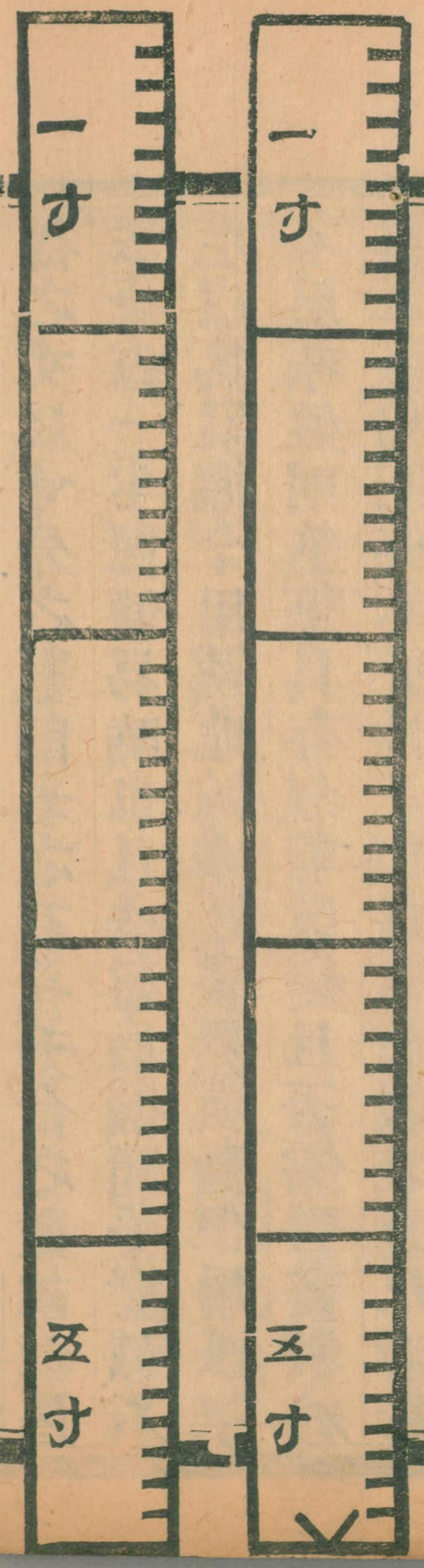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

粵總室二集　卷二

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特此保護首尾相顧整肅過濟寧南下焉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慣爲縴夫之饑民咸令入縴者至此則凡不合縴步縴聲者不令一人入縴以防亂也二十年冬雪窗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

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銕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即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叠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即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其曉也即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即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填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書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茲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鋪地錦法載方中通度數術內）靜玩半時即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即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

算舊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即持此尺量倉穀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右爲立方一石之一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第　號艙

册裝米　百　十　石　斗　升　合

寬㈠丈㈠尺㈥寸㈧分　左右爲寬

長㈡尺㈣寸㈤分　前後爲長

深㈢尺㈦寸㈨分　直量爲深

初乘

寬	㈠丈	㈠尺	㈥寸	㈧分
㈤分		五	五	三
四	四	四	二進	㈥
寸	四	二	二	六進
㈣寸		二	一	㈠
長	㈡尺			

初乘得

進○	進○	進○	進㈠	進㈡				
○萬	○千	㈡百	㈥十	㈥丈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填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六八一五如五八于斜格下再呼五于斜格上畢矣一一四得八一尺相一二寸二分一位行與一行乘畢二是四呼四六二進㈥寸四寸一位乘呼曰一五如五五填五于曰三呼三于曰五八于斜五得三十填四呼四于斜格十填四寸一位行與寬數一一五相乘呼曰五于斜格下再呼填五填于斜格上得四格十是五分四寸又從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四四如四再呼再呼曰四曰一四得四如二十四三四呼曰四六一四得三十四四呼曰四四寸二是四寸一尺一得三十二進㈠位乘畢矣一又從二位行與一行乘畢與一矣又從六位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然後將斜格順而側觀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爲六乃填六于本位爲第二斜格得五三四六之數合之爲二十乃填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爲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一之數合下位進之二數爲一十六乃填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于上位爲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爲八乃填于本位無所進爲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填二于本位爲是此所紀之二八一六橫排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爲于左方如初乘之法次第乘之畢再將斜格順而側觀之復次第填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四合六勺四抄不似舊法仍須以此數再乘所得之實數且百石四五升四合六勺四抄此所得之一數即八石四五升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慘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睇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入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頹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杪火延及鼓樓門廡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聽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强半西園荷池濬之花盛開歲至千

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譔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葺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已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畧尚多爰出舊稿屬吳瀍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

儒家之古名也明倭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寓覽留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盡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頒鬱岩巖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編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拄線綿紙簽以便查檢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厨之用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緇閥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字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閣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開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楊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
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
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拄線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需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綱號以相此脇舍華表留雅髮鬚事亦徵厥土惟宇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塭勢撝亭羌葉眞侶作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纂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宇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歷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爲賈公彥那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

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愼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愼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
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
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孳索終身不知
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
非我
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
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尊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
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
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
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
於目錄之後復敬錄
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
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
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
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爲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福謹案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
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
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
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
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
不以此刻本爲善也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濘陷足舍尾廁屋雨泛日氛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爲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闇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

國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譁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基舍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爲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闇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爲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蔵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禕歟

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

聖運者爰諾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卽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　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宇舍太小烈日薄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尚有二十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尚易集子思浙及江右紳者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

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濂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厠臭穢以甎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楊延於內今爲高厠敞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甎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藏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弒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邨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贖四五畝多叢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尚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築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或名翠屏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

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

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既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豫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者尊

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輯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孛蘭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雍豫江淮轉運當八泗汴瀦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尚存明漕

于燕不特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畧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爲墓慎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東北曾祖祖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剏九字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剏十一字已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

文中塑像旁繪雨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剌慶堅奉政大夫同知口口推官馬蕭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孛蘭奚居右之首行移剌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史皆合惟孛蘭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孛蘭奚者凡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剌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孛蘭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閒
鹽政曹楝亭寅修之朱檢討攢碑文載在曝書亭集
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
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
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邨諡甚備載
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
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
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
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
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
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殣於此顧瘞之
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
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
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義冢
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已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嘗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纜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纜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纜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

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圓逕四五寸又有蝴蝶礮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球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球堅矣以球入礮礮發球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嶔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

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啟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眞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恒爲之然徵歌行炙之後無謂也矯之者或不窺園且徹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遠予每駐一地必鋤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圃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杜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壘爲小山暇日或輟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襍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瀹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喬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篁鎮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衡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慨然爰復醵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畱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鎵鐘鼎尊彝敦槃戈劒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强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

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尋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璧琮公請器王尋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鑒亦器名說文鑑大盆也鑒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盤與槃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釋文又作鑒易訟鞶帶釋文或作盤可見鑒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鞶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卽令如此當云鑑鞶今云鑑鞶文義倒置矣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苫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跡鄭賂晉以襄鐘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罕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鄭襄公之廟鐘齊人賂晉以寗毐左襄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舉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爲述德徽身之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哀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

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雒
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
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
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
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
代之古文是也今畧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
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徵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栺邑賜爾旂鸞黼敞珊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欵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紀永元元年六月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永元元年寶憲上仲山甫鼎寶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年寶憲伐單于遺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鄱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侈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

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饒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攵作蔦氒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摟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

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

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

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内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做鄭衆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揚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千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歸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即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畫麻沙宋板即藏爲祕册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揚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揚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栞字于板本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

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
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屢有存者矣
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
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傖賈之
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
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
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卽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
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
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
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
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
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
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
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
在渤海萬峰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
命視學山左首謁
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矍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闕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諸先生遂檢闕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闕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即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諴都段赤亭松苓爲助兗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光欽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諴都金石志藁並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鎮靈岩五峰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推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榘桂未谷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馥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
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
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
亦日以聚舊家藏弆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尚任滋
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
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
淵如觀察葊侍郎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
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
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
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
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豪斯定元

復奉
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
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
多若夫匡謬正譌尚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
生方督師轉餉戮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瘳雖有
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
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
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
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

慶鎔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腇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
哀然成卷秩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
牋識十五器皆秦嬴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
行以詞意推之亦似嬴筆蓋敦儒子爲嬴所用宋史
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
公鐘號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
劉炎張詔洪遵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衰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
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
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
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
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
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
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
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
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
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
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㦸次行八字曰王（本攷公祓业吉改下半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剝蝕少）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造口何以謂㦸爲朝也詩愬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㦸者字形相近而刀鑿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也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頌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㦸爲歸者石鼓文作歸从㠯是其證也謂㦸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㦸形即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邑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狻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劒二鑪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

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値鏡之中虛其腹下卽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兎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兎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卽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伸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卽逵也錢博士坫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梁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鋌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鋌東之得以不頹前知縣事倉父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益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丶二行五夫丶楊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丶二行五夫丶楊穆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人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

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薛荔皆滿捐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問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寧波豐學士鼎萬卷樓未剪本卽四明本明時藏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剪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儋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

國朝王山史張力臣淩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恭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　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泰山殘字于楊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傲急爲裘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

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既標成從桂香東少宰　芳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　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

之有十事焉余哀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
志事之一也余哀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
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
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
寶也歲丁卯嵯使者獻於
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
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
刻爲二十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
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
八二石於厲王家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

共二十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
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
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矍
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
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
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
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
勉尚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翁釋散

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二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即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植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葬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冊三字其二石尚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

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揚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旱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峰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覩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閒幷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部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遥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益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口熙十口三公石口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尚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勝獲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侍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和卣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敦一簋一豆一匜二彝一瓟一卣一尊一斝一觶三觚一洗三劒一戈六瞿一磬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甎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宗純皇帝賜

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恩奉

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滾慊私衷者因名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石尚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閒俟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閒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鮎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豫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揚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

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未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迕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八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岱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

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
上言天元不正攷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
議駁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
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灾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
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
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
灾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
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
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
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姅
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
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卽
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
曰海上嘉月鈐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
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
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陳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
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
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且楚何故請齊而立王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淩縣考淩在今安東閒地瀕海故曰海上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廣以良家子擊匈奴爲郎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爲未侍孝景中徙爲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後以衛尉爲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爲庶人數歲召爲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爲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靖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武立寄長子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立二十八年薨五亦曰劉慶河閒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薨子不害嗣四年薨子堪嗣十二年薨子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二印爲一人爲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纍紲乃作史記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八曰孔霸褒成君孔次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楊敞傳忠丞相楊敞子敞薨忠嗣安平侯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宮乘其輿服建天子鼓旗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煜以宏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破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持詣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煜入長安以憲得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衆侯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太守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爲郎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更始立拜都尉官遂與任光同奉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曰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父武

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爲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十二曰王禁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爲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壹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卽位封禁爲陽平侯永光二年薨謚曰頃侯

十三曰鄭崇哀帝時丞相漢書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爲尚書令趙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

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後爲嚴尤等所破

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始侯純薨光武詔奮嗣爵十九曰王廣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薨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二十曰

徐咸漁陽太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虜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高平人福咸並殺之二十一曰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張耳後也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二十二曰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生氣焉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令鄭彪事爲長樂五官史朱瑀等所害二十三曰

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爲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二十四曰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六年死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翠螭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

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皐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幷州刺史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一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爲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羅龍朔元年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百官志于經略使之置略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略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　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絶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毋簡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害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與王西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刋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縰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縰繞天子六縰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縰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縰二碑士二縰無碑孔沖遠疏云縰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縰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縰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縰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磨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羕（愙齋作延）距末用（商或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据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鉛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撝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鉛子巨黍異榮同機据此則國策之來荀子又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㠯黍相韻釐國相韻葢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

學据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揚鐘鼎欵識冊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芭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啻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揚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即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厘留此揚紙流傳得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揚本得庋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延樑共摹其篆幷楚諸鐘鼎文字揚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申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已楚公自作夜雨雷鑄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鑄所鑄祼鬼卽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

臨窓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甎攷

吾鄉平山堂下滹河得古甎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甎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甎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甎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甓無疑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會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研經室二集卷三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CL
NO. 31469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請求記号 082.6-G22k
タイトル『研經室一集14卷二集8卷三集5卷四集2卷四集詩11卷外集5卷續集11卷再續集6卷』

ガラス使用